

过年的干菠菜

肖复兴

那些故事好好地隐藏在他们面容底下，而他们静默着，不动声色

在东北过年

赵一苇

过年，可不就是个精气神儿嘛

以前，过年之前，老北京人要准备一些干菠菜。

当然，这里说的老北京人，指的是一般人家，富家是不屑于干菠菜的。

过年必须得吃饺子，即使再穷的人家，也得包顿饺子，不吃饺子，不算是过年。北京人一般又有穷讲究的毛病，老舍先生的话说的：即使吃咸菜疙瘩，也得切得跟头发丝一样的细才行。那么，过年的饺子馅里，必须得翘一点儿韭菜，为的是韭菜那一点儿的绿，便有了点儿春天的意思，过年的迎接春天的一点儿意思，便也在这里了。这和过去讲究新桃换旧符的意思是

一样的，过年中的民俗，是几辈人传承下来的，借助过节，满足心底哪怕再微薄的一点儿愿望。

过去的年月里，春节前的韭菜，是捆子菜，可不是一般人家买得起的，便退而求其次，用菠菜代替。菠菜是春天的菜，人们便会在春天买了菠菜后晾干，留到过年包饺子时用。干菠菜，从开春到冬末，走过漫长的四季，来到年夜饭的饺子馅中，真是不容易，真是只有我们中国人守候过年的真诚心意的体现。

以往的岁月，过年之前，有小贩走街串巷，提篮小卖，篮子里，专门卖的就是干菠菜，赚的就是人家过年饺子馅里图

的那一点儿绿的那一点儿钱。

干菠菜，是有讲究的，得要点儿经验，要不弄不好，饺子馅里的那一点儿绿，就打了折扣。清末《燕市积弊》一书中说菠菜呢：要是干干净净，挺支楞，就是泡过水的。”泡过水的，再用水发，就不会那么绿了。所以说，发干菠菜，别光看表面，卖相好，不见得真的好。再小的生意，卖的人都比买的人精。

小时候，年还能听到小贩卖干菠菜的吆喝声，但街坊们就很少买了。我妈更是说谁花这冤

枉钱！开春的时候，她会买点儿火牙儿菠菜，开春季节，火牙儿菠菜和鸡膀儿韭菜先后上市，最嫩。所谓火牙儿菠菜的火牙儿，指的菠菜头儿是红的。开春时节一过，大量的菠菜上市，火牙儿就见不到了，也就没有那么嫩了。我妈及时买点儿火牙儿菠菜，自己晾成干菠菜，留到过年包饺子时候翘在饺子馅里，图那一点点的绿。

晾干的菠菜，头儿上的红色，已经看不出来了，有些发白，但其余部分，用温水里浸泡之后，像水发海带一样，干菠菜膨胀开来，特别是那些叶子，还魂一般，又有了春天般的绿意。这

真的是贫穷百姓过年智慧的体现。晾晒干菜，并非菠菜一种，豆角、茄子、白菜等都可以晾成干菜。但是，都赶不上干菠菜，水发之后，立刻能够精神抖擞地变绿。

当然，晾干菠菜，也有学问。我妈的法子是买来的菠菜，不能过水洗，就那么摊平，晾在阴凉处，慢慢阴干，不能到太阳底下去晒，那样一晒，再好的火牙儿菠菜，也没法子还阳返绿了。我妈说，那是把菠菜的精气神儿给晒得没魂儿了！

那时候，没觉得我妈说得对。现在想想，再不济的日子，过年，可不就是个精气神儿嘛！

快过年了，赶快去“行花街”买鲜花吧

长在广州、身在广州的我，每年迎春家中总会摆放上许多不同的花卉：梅花、桃花、百合、菊花和水仙等让小小的居室沉浸在无限的喜气之中，而这一习惯或许就是花城广州的天时地利人和所带来的。

花城是广州的代名词，因为广州位处亚热带沿海地区，北回归线从中南部穿过，优越的天时地利将“四季如春”带给广州，让广州即使是处于冬季，也能见到鲜花盛开的怡人美景。西汉陆贾出使南越国时，就发现岭南人爱种花、插花和戴花，屋子前后厅堂房内都摆满了花，当时他便赞誉岭南人是“彩缕穿花”之人；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张籍，他的《送侯判赴广州从军》诗中便道：“海花蛮草连冬有，行处无家不满园”；清代中叶，广州已形成国内首创且海内外闻名的“迎春花市”；即便是现代，高达600米的广州地标“小蛮腰”广州塔，它的

我们小时候挨家挨户欣赏春联的风景也许还会回来

记得上初中时的一个寒假前夕，语文老师常敬文一上课就在黑板上写下一则谜语让我们猜：“两姊妹，一般高；同打扮，各梳妆。满脸是红光，年年报吉祥。”我们谁也没猜出来，最后是常老师笑着揭开谜底：“春联”。

那天常老师还给我们讲了一个与春联有关的故事：说有一年过年，大书法家王羲之家门口贴的对联总是被人悄悄揭走。年三十晚上，王羲之又写了一副春联，但上下联都只贴了上半截，分别是“福无双至”与“祸不单行”。他认为，这么不吉利的春联自然不会再有人偷。到大年初一早上，王羲之才敢贴另一半，完整的春联是：“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

从我记事儿起，就知道我们村的

设计灵感也来自一束花！可见广州是四季有美花。

岭南人的喜花习俗，从古至今不仅被外埠所公认，在岭南人自家心中也是认同的。芳村用花起街名：浣花路、红棉街、剑兰街和春兰街等；每月广州都在对应的公园或地方举办主题赏花盛宴，例如：一月李花在溪头村、二月桃花在白云山桃花涧、七月小叶紫薇在流花湖公园、八月薰衣草和九月向日葵则在百万葵园、十月异木棉和十一月箭杜鹃在广州的街头小巷、十二月梅花在萝岗香雪公园，还有许许多多没有一一列举出的。

清代“迎春花市”在广州沿袭下来，逐渐形成了每逢过年前三天“行花街”的习俗，因为它不仅可让人们

会记文庆恒是写春联的行家。庆恒叔是全村唯一会舞文弄墨的“秀才”，肚子里全是“墨水”。他写春联时，不用照着春联大全之类的书抄，那些装在肚子里的“墨水”全都会变成对联。只见他拿起毛笔在大红纸上一划拉，春联就会很流畅地“淌出来”——“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

后来，过年读春联成了我的一大乐趣。大年初一，我会留意各家门口的春联，看春联就知道主人家的喜好。如今想想，这得感谢当年我的语文老师——喜欢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口袋常插一支钢笔的常老师。他因上过几年私塾，国学底蕴深厚，当年

干，在槐之四时变幻中，感叹岁月流转千年。走过街市，邂逅来自乡野、应季应时的新鲜果蔬，细嗅热气腾腾、挑逗味蕾的小吃清香，与熟人、陌生人都微笑打招呼，畅享享受小城令人沉醉的平民味道、人间烟火。走过公园，随着音乐的节奏，调整步伐；伴着悠扬的旋律，放声歌唱；伴着轻盈的虫鸣，放飞自我……日月星辰、山水草木、花鸟鱼虫、楼宇街巷、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日复一日，一切还好，按部就班，安静走过。

现实就是现实，流水真的不能向西，人生也不可能再少年。皱纹趴在脸上，日渐密集，躲不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找不回；回不得班，熬不得夜，经不得事，这疼那痒，疲累感一触即发；父母需要赡养，孩子需要关爱，妻子需要呵护，工作需要保证，人际关系需要打理，唯独顾不上自己，不敢生

落。村里全是泥土路，坑坑洼洼，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步履艰难。有一年春节回村过年，适逢阴雨天，小车抛锚在村口，我卷起裤腿，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泥泞步行回家。

这时，我看到很多熟悉的脸孔，他们都停下来跟我打招呼，嘘寒问暖，有的索性留下来陪我步行回家。

昔日的泥土村路已建成6.5米宽的硬底化大道，大道两旁路灯杆上张灯结彩，绿化树上挂满小灯笼，两边绿岛里的龙船花、朱樱花、山茶花争相怒放，黄金桔挂满枝头。我们步行在大道上，已被浓浓的年味裹住了。

家里聚满了人，堂侄子堂侄媳们正忙着准备年夜饭。蒸、炒、炆、焗、炸、煎，烹饪厨艺全都用上，整了好几桌。桌上大盘小碟，装着地地道道的农家菜，满满的家乡年味。

初一早晨天未亮，已被鞭炮声、小车喇叭声、喜庆音乐声、厨房碗盘声

花城说花

林静

徜徉在一片喜气洋洋的芬芳四溢花海之中，而且还寓意着参加“行花街”的人们均能迎来更美好的来年。有一首关于除夕夜“行花街”的粤语童谣歌：“年卅晚，行花街，迎春花放满街排，哩朵红花鲜，果朵黄花大，千朵万朵睇唔晒，人欢花靚乐开怀……”这首童谣形象地描绘出了广州千家万户在春节前夕逛花市的欢庆景象。

岭南人春节买回家的花也寓意着万象更新、幸福喜庆和美好未来，这也是为什么家家逢年便会摆上各色美丽花朵的原因之一。不同的花朵有着不同的美好寓意和祝福，例如：桃花象征着爱情和婚姻的美满，梅花和水仙花象征好运和吉祥，百合花象征着百事合心、平安花象征着健康平安及菊花象征着高寿吉祥等。

快过年了，赶快去“行花街”买鲜花吧，愿您来年更美好！

春联雅意

杨方

常在我们面前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家诗》。他也是全校唯一一位会写毛笔字的老师，过年让我们抄春联也独此一人，寒假抄春联的作业留得还好。

春节期间留意各家门口的春联，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这一习惯。但近几年来，过年贴春联往往流于形式，许多人家根本不在乎春联是不是手写，花几块钱在市场上买几副印刷品就是了，更不在乎春联内容。

过年贴春联是民俗，可民俗中分明又蕴含着具有文化韵味的雅意。我希望以书法家现场写春联的文化风景为契机，着力营造过年贴“手写春联”的文化氛围，那么，我们小时候挨家挨户欣赏春联的风景也许还会回来。

病，不敢懈怠，不敢……这境遇，便是中老年男人的日常。

元宵节还开车带我去乡下拍摄花会的三哥，俩月后，却因脑梗溘然长逝在春回大地的四月。我去送他，阴阳两隔；耳畔铿锵的锣鼓似乎还未散去，却被低回的哀乐取代。

岁末，我静坐山头，抱肩抱头抱自己，默语：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谁又不是这样呢？生活还要继续不是？我凭借爬山、漫步、放空，自我纾解，慢慢想清、想透、想开一些事。认准的事，放手大胆去做，舍弃一些所谓的名利又如何？为了心中的持守，要永葆一种少年感！路是艰难了些，回回头看看，一切不是还好吗？来年，继续！

曾国藩说：“物来顺应，过往不恋。”站在岁末的节点，深呼吸，放宽心，跟过往道别，让往事随风。

家乡年味

邓剑

吵醒。打开窗户，空气中弥漫着、村巷上流动着、庭院里散发着的都是熟悉的、独特的家乡年味。

吃过年夜饭，我的“规定动作”是看望长辈，给他们发红包。这时，看到大人小孩都往村文化广场赶，仔细打听才知道村里举办新春卡拉OK比赛，由电脑自动评分颁奖。广场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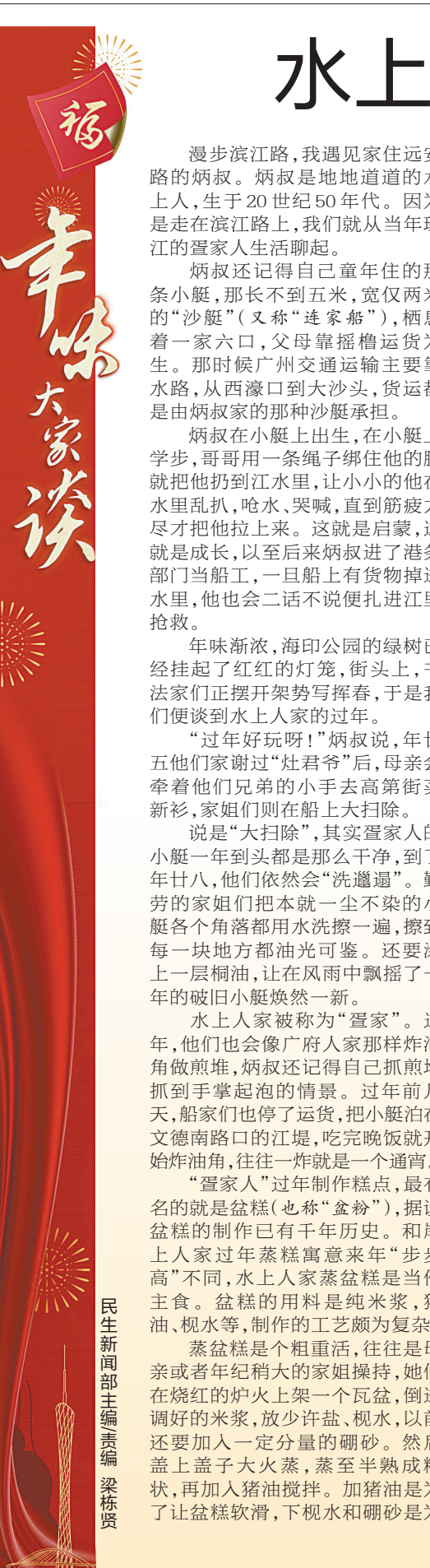
青年们一年一度才有机会在村聚集，他们十分珍惜这一难得时光，在溪边杀鸡宰羊，搞篝火晚会。他们围圈而坐，喝啤酒，吃烧烤，分享收获，传递信息，释放压力。火光映红了天空，映红了溪水，映红了草木，映红了一张张充满青春活力的脸。酒过三巡，场地沸腾起来。他们手拉手，肩并肩，跳起家乡的火龙舞，在火龙中追逐梦想，放飞青春。

明年，我还要回村过年，感受一年更比一年浓的年味。



春暖花开（国画）

罗凯珠



水上人家过大年

文/刘小玲 图/受访者提供

漫步滨江路，我遇见家住远安路的炳叔。炳叔是地地道道的水上人，生于20世纪50年代。因为是在滨江路上，我们就从当年珠江的疍家人生活聊起。

炳叔还记得自己童年住的那条小艇，那长不到五米，宽仅两米的“沙艇”（又称“连家船”），栖息着一家六口，父母靠摇橹运货为生。那时候广州交通运输主要靠水，从西濠口到大沙头，货运都是由炳叔家的那种沙艇承担。

炳叔在小艇上出生，在小艇上学步，哥哥用一条绳子绑住他的腰就把他扔到江水里，让小小的他在水里乱扒，呛水、哭喊，直到筋疲力尽才把他拉上来。这就是启蒙，这就是成长，以至后来炳叔进了港务部门当船工，一旦船上有了货物掉进江里，他也会二话不说便冲进江里抢救。

年味渐浓，海印公园的绿树已经挂起了红红的灯笼，街头上，书法家们正摆开架势挥写挥春，于是我们便谈到水上人家的过年。

“过年好玩呀！”炳叔说，年廿五他们家谢过“灶君爷”后，母亲会牵着他们兄弟的小手去高第街买新衫，家姐们则在船上大扫除。说是“大扫除”，其实疍家人的小艇一年到头都是那么干净，到了年廿八，他们依然会“洗邋邋”。勤劳的家姐们把本就一尘不染的小艇各个角落都用水擦洗一遍，擦到每一块地方都油光可鉴。还要涂上一层桐油，让在风雨中飘摇了一年的破旧小艇焕然一新。

水上人家被称为“疍家”。过年，他们也会像广府人家那样炸煎堆抓到手掌起泡的情景。过年前几天，船家们也停了运货，把小艇泊在文德南路口的江堤，吃完晚饭后就开始炸油角，往往炸就是一个通宵。

“疍家人”过年制作糕点，最有名的就是盆糕（也称“盆粉”），据说盆糕的制作已有千年历史。和岸上人家过年蒸糕寓意来年“步步高”不同，水上人家蒸盆糕是当作主食。盆糕的用料是纯米浆、猪油、枧水等，制作的工艺颇为复杂。

蒸盆糕是个粗活，往往是母亲或者年纪稍大的家姐操持。她们在烧红的炉火上架一个瓦盆，倒进调好的米浆，放少许盐、枧水，以前还要加入一定分量的硼砂。然后盖上盖子大火蒸，蒸至半熟成糊状，再加入猪油搅拌。加猪油是为了让盆糕软滑，下枧水和硼砂是为



20世纪80-90年代，水上居民传统婚礼现场

了让盆糕爽口。那个年代还没有冰箱，盆糕加了硼砂，一般在常温下放两三个月都不会变质。

制作盆糕最辛苦的要算搅拌的工序，制作者用一根专用的木棍（炳叔说是茅竹）对米糊作长时间的搅拌。米糊在熊熊炉火的加热作用下，会越来越稠至最后凝固，也就越来越难搅。炳叔至今仍记得月黑星疏的那些“年尾”的日子，母亲和家姐在船头炉火下“搅盆粉”的身影。她们就这样一直搅呀搅，荡着江水的节奏，一直搅到白鹅潭的江面上现出一抹靛红，此时一盆晶莹剔透的盆糕就制成了。因为这米糕是用一个瓦盆盛载的，所以就有了“盆糕”（盆粉）的雅称。

盆糕不仅是水上人家过年或日常的主食，还是广州岸上人家过年待客的爱之物。

家母生在西关尾的如意坊，所以也擅长蒸盆粉（岸上人称盆粉）。过年有亲戚来拜年，都希望吃到西关大少奶的盆粉。那时我负责把一大块盆粉切成一厘米左右的“丁”，还有冬菇丝、腊肉丝、葱花、虾米。贵客到了，母亲就去热汤，把我准备好的配料全部放进去，这时，一股暖暖的浓浓的香气氤氲了厅堂，亲戚们都说盆粉才是过年的珍品。

这过年珍品却是水上人家的家常主食。除夕年夜饭，岸上人家宰鸡杀鸭，炳叔这样的水上人家也会从艇尾那个一直吊在水边的鸡笼里取出那只整天“见水唔得饮”的“疍家鸡”宰了，再煲个莲藕猪肉汤，而芋头扣肉必定作上



咸水歌表演



20世纪50年代，广州市水上居民的上岸定居仪式

菜。炳叔说，“芋头扣肉”应该是正宗的“疍家菜”。如果遇上除夕寒风凛冽，他们一家人就会“打边炉”（火锅），这时候，盆糕就是最好的食材。

食完团年饭，炳叔一家人便坐在自家的船舱里守岁，被母亲、家姐们收拾得整洁干净的小艇，蓬艇亮起了红灯笼，贴上了鲜红的对联，篷船上贴着“上落平安”的横批，在晚风轻轻地飘，这“连家船”也随着晚风轻轻地摇，摇成一家人对新春的幻想，对春讯的向往。（作者为海珠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深呼吸，放宽心，跟过往道别，让往事随风

每天忙忙碌碌，苦辣酸甜，委实不易。可转眼又至交年换岁之际，一年竟是如此匆匆，似乎还没好珍惜，却忽然已过。坊间常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的确，且越至人生深处，感触越透彻。不过，越是如此，便越是坦然。蓦然回首，一切还好，便是最好。

出于健身也好，静心也好，塞个耳机，小城漫步，成了我每天生活的常态和必需。小城很小，但有山有水，有故事，有人情味，有烟火气。自金明昌四年，也就是1193年置县以来，这座有着830多年历史的太行山城，经历过战争，也经历过巨变，更经历着“日旧新，又日新”的平凡日子。而我，何其有幸，能安然行走在小城平凡的每一天。

走过老街，仰看古槐萌发的嫩芽、浓密的槐荫、飘零的落叶、苍劲的枝

火光映红了天空，映红了溪水，映红了草木，映红了一张张充满青春活力的脸

经过半天颠簸，车子终于回到村口。一下车，一个宽敞整洁的村前广场呈现在眼前。广场上，花坛、绿化灌木、乔木簇拥着一座三门花岗岩牌楼。牌楼匾匾雕刻着“新村村”三个红色大字，光彩夺目。牌楼主梁张挂着新春喜庆横幅，正门和两边侧门挂起四只大红灯笼。未进村，一股年味已迎面袭来。

村长阿翔知道我回到村口了，从村里赶来。“牌楼建起来了！”他点了点头，脸上洋溢着欣喜的神色。他指着牌楼上方的对我说：“叔，你看这个。”

我循着他手指的方向往上看，牌楼主柱侧边悬挂着两幅金牌匾，一幅是“广东省卫生村”，一幅是“湛江市生态文明村”。

我们村在雷州半岛中部的雷州市英利镇，丘陵地貌，建在一面红土斜坡上。五年前，村里草木丛生，野草丛生，一片荒凉，是名副其实的原始村

民生新闻部主编 责编 梁栋 梁栋 梁栋